

後漢書集解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超子勇

何熙

後漢書四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畦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

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

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集解先謙曰注持當爲治避高宗諱改

永平五年

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

書曰供養

集解沈欽韓曰蔡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

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

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已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研間乎

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

筆研平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集解洪頤煊曰文選任彥昇爲蕭楊州作薦士表既筆耕爲養李注東觀漢記班超歎曰安

久筆耕乎耕或爲研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

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集解顧起元曰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

稱先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領虎頸集解

曰東觀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

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爲假司馬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將兵別

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

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出塞固曰爲能遣

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固曰爲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

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集解先謙是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日次一千六百里官本作六千一百里是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

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

集解沈欽韓曰趙策志有泥聞於事知者見於未萌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

服其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侍胡恐怖日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

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

欲立

大功曰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

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

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

曰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

集解

通鑑胡注初夜甲夜也

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

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級餘眾百餘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明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

集解通鑑胡注意欲分超功而不能自捨於外故色動超

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曰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

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

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賓

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

三十餘人足矣

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張璠漢紀云班超使于賓願將三十六人以爲高矢彈丸之用類

聚六十引同

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賓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

張南道

于賓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

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被音

設集解通鑑胡注
張者自大之意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賓廣德

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

取曰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云遣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

巫至超即斬其首曰送廣德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因辭讓之廣云收私來比報答數百

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

重賜其王曰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

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

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益

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疎勒國

居疎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疎作疏是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

年春超從間道至疎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去兜題所居槃橐令廣德專驛自到疎勒

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

之復蔣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云逆遺猶言預遣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遺棟案正誤是也梁愷傳云逆詔謹留為諸軍援亦謂兵未至而先留之也袁宏紀田慮作陳憲古陳田字通憲當為慮字之誤也
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曰竊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
輸勒立之更名曰忠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求索故王近屬得兄輸勒立之更名忠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曰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曰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
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柏沈字曰明帝紀焉耆攻沒陳睦在十八年六月而帝崩以八月
王子與此傳云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因喪者不合
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

宗初卽位曰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
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
不忍見漢使去因曰刀自到超還至于寘王侯曰下皆號泣曰依
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
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
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
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
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
欲因此匡平諸國匡猶遂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文匡不可也从反可此及隗囂傳皆作遂字解乃上疏
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
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
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

自惟念卒伍小吏賈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吉

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為鄧支

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

大宛窮急即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

射禽獸給食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鈔

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鈔

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鈔刀為銛楚詞曰捐棄大阿

日鈔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東觀記載前世議者皆曰取

超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倣鈔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

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

欲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

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

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

歷先謙曰官本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

化向作向化是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見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

夷情數臣願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集解通鑑

胡注謂城

郭之國若大君小其言皆然曰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

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曰步騎數

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曰夷狄攻夷狄計之善

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既非其種更相厭

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

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

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集

解通鑑胡注言西域平定廷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功也左氏

臣畢賀天子為之舉觴也傳曰反行飲至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惠棟

舍爵策勳焉日張懷瓘書斷云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勢

由己立名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爲假司馬

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集解通鑑胡注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先是莎

車曰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

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

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

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曰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

君爲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爲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

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竝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

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

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

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

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

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鵬頭出關入關出

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集解惠棟曰曰徐幹爲軍司馬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雉朝野

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弓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

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摩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大小昆彌之號焉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

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譏恐見疑於當時

矣

三至解見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

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

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卽

人言疾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長夜漫兮永思慕兮大古之不言詩謂逸詩也集解惠棟曰

詩云長夜漫兮永思慕兮大古之不言詩謂逸詩也集解惠棟曰恤人之言今載見荀子正名篇也先謙曰官本注儀作義是快意

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姓

後一云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

和之後使疏勒王忠啖已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

解先謙曰官本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

為疏勒王集解沈欽韓曰百官志四悉發其不反者已攻忠積半

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

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

已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

知孰是也集解惠棟曰通鑑植作植胡注西域傳靈帝建甯三年

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政槓中城槓中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

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

樂

供音居用反
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

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

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

亦於此西歸

集解通鑑胡注班超時爲
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

可須夜鼓聲而發

集解通
鑑胡注

須待也夜鼓聲鼓鑿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鑿注云鑿夜戒守鼓
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鑿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
响所謂三鑿也此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曰萬騎於

則待夜半鼓聲也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
形似麟而無角因

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集

惠棟曰王幼學云副王猶裨王也謝副王之名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督軍士

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

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

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救作食乃遣兵數

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

殺之持其使首曰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

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曰超爲都

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

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曰前沒都護懷二

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

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

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

王侯曰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

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韃音九言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

兵來故且降重獻遺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

都護自來王不曰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

及此人權重於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北韃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

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集解沈欽韓曰唐書焉耆國所都周

三十里四面大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屬度由

山海水繚其外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集解惠棟曰西域傳云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

超涉水而度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惠

棟曰案袁宏紀正字當衍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候

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曰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

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集解王補曰袁

宏紀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四十一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

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

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

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超留焉

者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集解通鑑胡注班超

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憇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

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

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

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集解錢大昕曰案明帝紀西域傳不載焉耆王之名獨見於此

詔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

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曰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

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屬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政立

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

致天誅獨宿恥曰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

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

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在漢中府西鄉縣南班超封邑縣志縣南二百五十七超

自己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

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非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集解惠棟曰呂

覽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先謙曰鹽鐵論文學曰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論語孔子曰關雎哀而不傷哀解如哀窈窕之哀謂思之極也而鄭君讀哀為夫周齊同在中土千

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

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自其天性臣超

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

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曰壽

終屯部誠無所恨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臣義不營私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

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

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也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玉門故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趨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臣老病衰困

戶也先謙曰官本注八千二百作二千八百是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

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集解惠棟

曰曹昭集云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及臣生在令

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案袁宏紀在十三年冬十月也

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

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曰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

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曰自

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曰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眾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

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

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曰報塞

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集解先謙曰一

切猶言權宜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

解具張敏傳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

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

踰遙也高祖踰謂懸布曰何苦而反集解通鑑胡注

案前書踰當作踰讀日遙傳寫誤作踰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周禮卿大夫職曰國

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集解劉放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曰至孝理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也

句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

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詩云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曰綏四方

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

中國然後超有書與妾生訣

集解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與死者辭曰訣超恐與昭不相見故生訣也

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已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

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

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體括敗先請得

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

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

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

月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到數月薨案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相距月餘不得言數月也樂史云超墓在齊州長清縣北二

十五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

徵已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集解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與超交代尙謂

超曰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尙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

任重慮淺宜有已誨之超曰集解王補曰據袁宏紀尙與超書則超此語亦答書非面論也年老

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已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

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

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

集解惠棟曰史炤云蕩佚無儀檢也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

後尙私謂所親曰我已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

而西域反亂已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

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

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

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

同產皆棄市

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尙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

其家勤建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行

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已勇爲軍司馬與兄雄

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

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平元年事進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

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

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集解

通鑑胡注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先是公卿多曰爲宜閉玉門

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曰通

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曰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

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曰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

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

之廟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臣闢如虓虎故匈奴遠集解先謙曰官本役作域是

通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

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集解通鑑胡注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

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高其價直嚴日期會郵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

其路無從前所已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

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集解通鑑胡注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而不

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

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

內臣愚已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

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郡善于真心膽北扞匈奴東

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已為便又置長史

屯樓蘭利害云何集解通鑑胡注勇既上議尚書復問使悉陳其利害勇對曰昔永平之末

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

集解通鑑胡注謂鄭眾也

後置副校尉於車師

集解通鑑胡注謂耿恭關寵也

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

尤還王名

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

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已招附其心思

目為便

集解通鑑胡注此勇所謂利也

長樂衛尉鐔顯

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廷廣漢鄭人見華陽國志

尉綦毋參

集解通鑑胡注綦毋姓也左傳晉有綦毋張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

呂棄西域者已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

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

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

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已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

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已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

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集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

孰與歸

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已扞撫西域設長史已招懷諸國

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

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敝矣

集解通鑑胡注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

縣城門晝閉

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

集解先謙曰官若北本抱作拘是

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集解通鑑胡注此勇所謂害也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

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大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

掾比四百石餘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

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曰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

之眾曰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贈暴夷之執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贈作增

是置校尉者宣威布德曰繫諸國內向之心曰疑匈奴覬覦之情

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

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

集解通鑑胡注言其事并力曰執所歸必至北屬匈奴

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

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

屯

集解通鑑胡注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必盡臣屬西域也

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必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

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召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召鄯善歸附特加三綬

集解通鑑胡注三綬

疑當作王綬

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召恩信白英乃率姑墨

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

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

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

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軍就名也

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

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曰報其恥

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

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且音子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集解通鑑胡注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

奴手斬之曰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

且谷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金是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

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

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集解通鑑胡注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二年

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勇河西四郡金城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

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勇發諸國兵使邕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

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集解通鑑

胡注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

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

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已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集解

通鑑胡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

後西域事去矣

梁懂字伯威懂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在慶陽府靈

州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

馬令先齋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馳來降諷輒為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後坐失憲意

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

懂除為郎中懂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

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謹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曰騎都尉段禧

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

集解通鑑胡注班超爲都護居

龜茲他乾城

它乾城小謹已爲不可固乃譏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

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謹旣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

八九千人龜茲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

謹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

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

通歲餘朝廷憂之

集解通鑑胡注梁謹非不健闕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公卿議者

曰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

護

集解通鑑胡注和帝永元二年復置西域都護今罷

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謹禧博

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叛朝廷大

發兵西擊之逆集解通鑑胡注逆迎也詔謹留為諸軍援謹至張掖日勒日勒

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謹進兵

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

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謹降並慰譬遣還故

地河西四郡復安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無四字案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為河西四

郡今從謹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

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謹臨陣被創不顧連

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

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集解周壽昌曰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

事應防於此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曰大司農何熙行車騎

將軍事中心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

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又遼東太守耿种率將

鮮卑種眾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龐雄與耿种共擊匈奴奧

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

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

故城

集解通鑑胡注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故城益在美稷縣界

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

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眾單于復自將

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

集解通鑑

胡注班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澤即虎澤也沈欽韓曰紀要虎澤在榆林鎮東北

三月何熙軍到五

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

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

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懂

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

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云雄字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僅爲度遼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

宣孟宕渠人明年融訟之也疑傳誤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

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卽遣南單于兄子優

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懂已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曰羌侯印

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尉

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

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集解何焯曰熙父英琅陳那相見魏志高柔傳注

國人集解錢大昭曰熙書國不書縣魏志何夔陳國陽夏人卽熙曾孫也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

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集解惠棟曰華嶠書體貌瓌偉與人

絕異漢舊儀云謁者缺選郎中美鬚髯大聲者以補之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

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集解何焯曰臨爲李子陵堅所薦魏志注字子陵

爲平原太守瑾阜臨瑾竝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尙書曰正直

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集解先謙曰熙附
僅傳諸本提行誤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曰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啟匈奴之權班超梁慤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嶺雪山白龍堆
沙漠也八寸曰咫

坦步言不以爲艱咫
尺言不以爲遠也

慤亦抗憤勇乃負荷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

之功
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終

後漢書四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七校補

班超傳將兵別擊伊吾注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

今哈密橙槽溝境
即唐納職縣故地

超到都善集解先謙曰次一千六百里官本注作六千七百里是

謹案注本前書西域傳文原
亦作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餘眾百餘人百餘官本注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柳從

今東觀記
賴作類

是時于寘王廣德柳從辰曰寘音致與置同韻目也于寘之真其

西域傳序其河有兩源一出慈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云闐字
與寘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是其音義與寘迥別矣今各本

輒誤寘為寘即官本亦未正所當
極辨也通鑑于寘其字皆从穴注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案

書西域傳作
北與姑墨接

時龜茲王建注龜茲國至今龜音邱勿反國原譌固已正官本注
不誤柳從辰曰龜無入

卷四十一
聲邱勿當為
勿邱誤倒

十八年帝崩焉書曰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集解沈字曰

至

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

錢大昕曰西域傳序亦作明帝崩焉
書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似此傳得之

草木饒衍

官本木
作牧

且姑墨溫宿二王注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官本注末
有也字

故武帝妻呂公主注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

官本注王
下有建字

假鼓吹幢麾集解惠棟曰劉璠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世以

雄朝野

柳從辰曰宋史樂志云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涿鹿有
功命岐伯作凱歌以建威武揚德風陸機鼓吹賦亦云

原鼓吹之

伊始蓋稟命於黃軒是鼓吹始於黃帝作於岐伯也

案宋史以

黃帝使岐伯作凱歌為饒歌所自昉饒歌又即為鼓

吹所自昉

陸賦之意亦本如此周官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饒

止鼓饒為

軍樂始見於經有無樂歌雖不能定然無鼓吹之名

則固可見

也漢樂府乃有鼓吹曲即宋史樂志所謂漢有短簫

饒歌之曲

二十二章軍中謂之鼓吹是矣而短簫非古樂所有

樂府又自

孝武始立明為後王之制但亦不得謂自武帝始觀

前書敘傳

載班壹當孝惠高后時出入弋獵旌旗鼓吹知漢初

已先有之據前書禮樂志叔孫通制樂多因秦樂則鼓吹之名亦必起於秦特終莫詳造者誰氏耳史稱劉子珪儒學冠當時其不敢定蓋慎之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至一云卞和之後

錢大昭曰後漢有右北平太守和旻

遣其左將北鞬支

北原譌此據後文作北改官本亦作北

集解惠棟曰至北亦作比

錢大昭曰閩本作比

超留焉者半歲撫慰之

官本撫慰作慰撫

狐死首邱注禮不忘其本

官本忘作亡誤

長樂衛尉鐔顯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鄴人見華陽國志

柳從

辰曰惠說已詳陳龍傳此誤複

廷尉棊毋參

毋原譌毋官本亦譌據通鑑正

而抱屯戍之費集解先謙曰官本抱作拘是

錢大昭曰抱讀與抱同謹案此抱字自是

拘字之譌錢載為拋於文義不合已詳安成孝侯賜傳校補

復曰勇為西域長史

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勇習邊事有籌略於是

域長史乃安帝納陳忠之議也

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

錢大昭曰閩本呼衍王三字不重

朗遂得免誅勇已後期徵下獄免

柳從辰曰袁宏紀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既

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案范書不言張朗徵免疑被徵在勇之後蓋因朗卒未得焉耆要領察知朗之先期邀功貽誤故並徵之朗既徵而勇亦得出獄也然朗雖受焉耆之降而范於西域傳仍歸功於勇又西域傳敘言所傳建武以後西域事皆勇所記則勇並優於文事矣

梁謹傳謹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

錢大昭曰富閩本作有

謹至張掖曰勒注曰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丹縣東

南

今甘肅丹縣東南

乘勝追至昭武注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

官本注無昭武二字今
甘州府張掖縣西北

轉戰武功美陽關注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七里於其所置關

武功美陽二縣前續志皆屬右扶風武
功今乾州武功縣西南美陽地詳安紀

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注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地詳明紀

即拜懂度遼將軍至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懂為度遼將軍在永

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

也疑傳誤

案本傳於永初三年後三書明年上明年即四年此

故城及詔徙三郡事與安紀西羌傳合固不誤也惟據麗參傳

參之被徵下獄及融之上書訟參與懂事皆在元初二年西羌

傳司馬鈞坐徵自殺與參失期軍敗抵罪連文安紀鈞自殺亦

在元初二年足證參實以是年相繼下獄上距永初五年徙三

郡民已四年矣則本傳下明年融訟之明明誤也然當時三郡
並徙塗奴往來迎護事固非一年可畢又接懂家屬未詳何年
懂於塗奴既還乃授以侯印藉賞私勞罪發被徵疑已在元初
元年舊史懂傳亦疑本別有元初元年事故復出明年范書削
其事而未正其年遂成駁文耳至考異以五年今年分為
兩年又不確正參下獄與融上書為在何年猶之誤也

至湖縣病卒

湖前志屬京兆續志屬宏農地詳劉盆子傳

擢爲御史中丞

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熙爲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

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

奇之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終顯宗時徵詣蘭臺集解沈欽韓

年十三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案歸郡下當有邸字拜校書郎建初元

年大旱穀貴終已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

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

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郛出奔宋公羊傳曰

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

注鄭字舊本誤鄭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

從春秋原文改日父族母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拏太宗文帝也

族妻族也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史記曰文帝

去收拏相坐之律也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已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躬自菲

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已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患不下流自永平已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

濫家屬徙邊加已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謂之眾庶元帝詔曰安土重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

遷黎人之性也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集

解王鳴盛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殷人迪屢不靜見書多士多

方等篇李注引盤庚五遷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

將治亳亳洛非一地注非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

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

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已感動天地移

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已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

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已施行既

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

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

之國不曰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買捐之

光武二十一年鄒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

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

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魯文公毀泉臺春秋

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已其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而已毀

之勿居而已也集解王會汾曰注譏爾下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

二字勿居而已也按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已

文勿居上脫不如二字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何復古也言舍之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與留量時置宜也

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集解忠棟

曰前書夏侯勝云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也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

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

等已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

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集解周壽昌曰

隋書經籍志衛觚史要十卷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風當建武時本傳不載終在顯宗建初間又後於觚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

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屢被刪削然世所行原本也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

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曰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

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集解何者堯舜為之隄防

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

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曰字誤當改也字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云練白也論衡云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則黃得泥則黑

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

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集解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惠棟曰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左氏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稱鄭伯伯識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曰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居宿于外學書計也

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

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曰為至戒

集解先謙曰未有複語疑此衍文

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既無長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闕也

君退讓之風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集解王會汾曰案史記外戚傳云

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之字當改正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

數百餘人皆集解先謙曰可為寒心君侯誠宜已臨深

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廖已就國終兄鳳為

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都

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

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望松屬上郡不屬北

地華陽國志云終坐太守徙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

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

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終作生民詩制

言習春秋何家而考終上疏三引皆公羊傳語知所永元十二年

治必公羊春秋外傳及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徵拜郎

徵拜郎中已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

是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爲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傳不載其爲司隸也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雒山雒水所出南入蒗故城在今雒縣南蒗音子田反集解王補

曰通鑑作
廣陵誤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厯算華陽國志補

少事

段翳曰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

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尙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曰上試

對政事天文道術曰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

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

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

集解洪亮吉日案議卽可信則中興時將上郡賊孫登已應之矣懿豈未之知耶將

曰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

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

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

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試移病謂作文由是酺對第一拜尙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

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

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

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

而曰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

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

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

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實憲出入禁中得幸太

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惲鄧弘等取廢

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問遂免鄧氏為庶人也集解通鑑胡注

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豈不曰執尊威廣曰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

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率

而入于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曰來集解通鑑胡注未有等比陛下

誠仁恩周洽曰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

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營營更相佐附詩

雅曰翕翕營營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營營然不思臣稱職爾雅曰翕翕營營莫供職也營音將從反訛與營古字通

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傳翼將飛入邑擇人

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

於位是為虎傅翼也主威侵權并族害己茲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論君之權柄外假

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己寶也吐

猶出也集解先謙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老子道經曰魚

曰官本注論作論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

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故文帝愛

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

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嘗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

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

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

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

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集解沈欽韓曰語見大戴

保傳篇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

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

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爲谷修

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

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詔之黨捐玉堂之盛集解沈欽韓曰玉堂雙幸

所居也韓子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割情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已失之鑒

觀興王所已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

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

郡界集解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輔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

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

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輔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

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養難之禍數在
三百之問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
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酺上
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間薦故太尉龐
參故司徒李邵明通三才忠由是權貴共誣酺集解惠棟曰續漢
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病由是權貴共誣酺志云是時中常侍
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
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
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託坐滅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眞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眞字孟宗
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郡翟酺後被繫獄眞上檄章救酺繫
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集解王會汾曰案自上游下
曰檄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檄字明衍惠棟曰華陽國志眞以
漢道微散財施宗族不應公車辟命長吏候迎每交于門乃斷髮
以自著援神鉤命解詰十二篇經緯篇名也詰音古初酺之爲大
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
此言不知何據集解何焯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
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酺言

非無據也惠棟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周壽昌曰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精以爲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爲博士轅固景帝時爲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者非五經官本正作一經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

弟子萬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言此六經也石渠

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

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曰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竝傳至今而頃者頗廢至爲闢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舖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舖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

集解惠棟曰孫愐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

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八代孫劭集解漢書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河南尹

將作大匠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類聚應劭漢官儀曰永元七年大

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為大譏况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

嘉納之即創業焉案前書言郡邸者不一孝宣在襁褓繫郡邸獄

朱買臣步歸郡邸百官表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至東京百事

省約故未之建也續志中興省郡邸長丞但令郎治公廉約已明

郡邸何進傳引兵百郡邸蓋在華仲郎建議之後也

達政事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

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

應時實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

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

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

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

贏露日因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明年數歲言母

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

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

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明時為郎

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欲見之乃至親

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

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順事後母至孝精誠感生十子皆有才學中

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

集解洪亮吉日廬州府志應融字義高汝南人

安帝朝為廬江太守八年拜司隸校尉以時度之當屬順子又繼

漢書載徐州刺史應志字仲節曾祖父順則屬奉兄弟也先謙曰

官本彬奉少聰明白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

並作彬奉少聰明白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

竝下集解先謙曰魏志王粲傳注引華嶠書曰奉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為郡決曹史行

部四十二縣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汝南郡領三十七城此云四十二未詳錄囚徒數百千人及

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接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

路畫頓莫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

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頰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

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

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

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集解劉攽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

援案吏當為史總而言按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吏有按

也王會汾曰彭城相城字監本誤丞案袁閎傳父賀為彭城相今

改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

正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

卷名曰漢事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著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

後序十餘篇經籍志曰後序十二卷

八

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

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

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

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已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

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

斬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

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

避豪戚曰嚴厲為名及鄧皇后崩而田貴人見幸集解惠棟曰采

人為貴桓帝有建立之議奉曰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

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

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集解先謙曰官漢立飛燕成帝崩嗣

本注辰作臣引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崩嗣

韓詩

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曰疾自退廢人倫也追愍屈原因曰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

集解先謙曰官子劭本會下有病字

劭字仲遠

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媛未知孰是集解劉放曰注謝承書曰

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惠棟曰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媛洪适云漢官儀作媛官儀既劭所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

皆非也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集解大

听曰按風俗通正失篇子爲蕭令謁辭故司空宣伯應攷宣郎爲司空在延熹九年十二月次年四月免是劭爲蕭令在靈帝初而

傳失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

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

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曰爲烏桓兵

寡而與鮮卑世爲讐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

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

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駿之曰集

惠棟曰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曲等議也曲當作仙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爲羣無

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

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

旋踵爲害是曰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

秋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

騎又武威太守趙冲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西羌傳亦作武威紀誤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裁曰軍令則

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集解沈欽韓曰玉篇掠有力尙力酌二音釋名掠狼也陸掠蓋

與陸梁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

義同欲曰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嫌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

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

乎臣愚已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食也或作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

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

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集解沈欽韓曰案風俗通城陽景王

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灾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

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案此

是劭從公府爲令時也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

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

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已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

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

之乃使輕騎追嵩德集解惠棟曰郭頒世語云謙密遣數千騎掩

弟德于門中嵩懼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竝殺之於郡界劭畏

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
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竝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
尙書陳忠曰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駿之據正典刑有可存
者其議曰尙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曰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
賞慶刑威皆曰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
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
集解惠棟曰以上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尙約法然殺人者死
皆見荀子正論篇

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

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集解錢大昕曰案漢

書刑法志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此傳及注中化字本是治字唐人諱治故章懷注范史多改治爲理亦有改爲化者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曹襄傳功成作樂化定制禮王符傳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化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短雖好長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或以之化或以之亂爰延傳

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陳政則亂是也書曰刑罰時

世皆改爲代亦有改爲時者此傳時輕時重是也

輕時重此之謂也上集解惠棟曰以今次玉公曰清時釋其私憾阻

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

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

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趙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

溝瀆而莫之知也

云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前書趙錯爲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

侯趙錯爲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

之母也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

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

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爲

龍錯贊辭集解先謙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

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願無由計慮耳語見史夫刑罰威獄曰類天

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是

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

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實豈有次玉當罪

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

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惟粹國事實謂二王後若乃小大曰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

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謂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已生也敗法亂政悔其

可追劾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

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集解劉攽曰案載籍也者文多一也字

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

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集解錢大昕曰膠東當作膠西朝廷每有政

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勳曰經對言之合於律無乖異者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

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百來莫或茲

酷也或有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

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集解惠棟曰晉書刑法志云叔

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

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三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

百餘言陳寵云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集解尚書舊事惠棟

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集解尚書舊事惠棟

曰即尚書故事也謝承云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

條在南宮秘于省閣惟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

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孔母爵邑之制靈帝廷尉板令

徙南宮閱錄故事胡三省云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集解廷尉板令

集解惠棟曰漢有尉律廷尉所用之律許慎云今雖有尉律不課

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云上所是受而著獄法

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集解決事比例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

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集解決事比例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

彥云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故

云決事比陳寵傳云龍為鮑昱撰辭訟此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

類相從晉書志云漢時決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集解司徒領綱紀佐理

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集解司徒都目五曹詔書集解司徒領綱紀佐理

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

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司徒鮑昱奏定

決事都目八卷鄭眾周禮注云入成者行事有入篇若今之決事
比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問
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及春秋斷獄
而久逸王充論衡云五曹自有條品簡書自有故事
集解蘇輿曰隋唐志載董仲舒春秋決獄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
七畧作斷獄此疑是誤著董書惜今不傳

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音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已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敘潤色已全本體其二十六

博採古今瓊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

繁自謂必合道衷繁音烏衣反心焉憤邑聊已藉手藉音自夜反

成二年左傳云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服昔鄭人
虔云今河南俗謂治生求利小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

已乾鼠為璞璣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掩

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

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

鼠彼云未腊事又差外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
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齎七日始覺之衣襟之以

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愧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蔽之愈因守之彌謹旃之也紹音襲緹赤色縉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縉謂鮮明之衣集解錢大昕曰古文襲與習通士喪禮襲者以習則必有裳注古文裙爲襲沈欽韓曰孔叢抗志篇衛君乃胡盧大笑作胡盧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

樵梓菅蒯蓋所已代置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

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樵梓古字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樵作蕉是

是用敢露頑才厠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剛紀國體

集解先謙曰官本剛作綱是

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闢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

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

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云禮儀故

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所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由劭記

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

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

退甚得述 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

序撰風俗通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風俗通儀三十一卷 曰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治聞集解王鳴盛曰論云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索劭著

述今存者惟風俗通明新安吳琯刻四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

劉平父刻十卷然亦非全本如李注所引出此刻外甚多知佚者

多矣劭俗儒風俗通小說家蔚宗議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王充

傳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與風俗通品題略

同蓋兩書正是一類皆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集解

曰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 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楊據竝

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曰華嶠書曰劭弟均字季瑜司空掾均生楊瓌志

曰文才稱曰楊字德璉弟瓌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 中興初

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集解惠棟曰應字為其叔應立像讚序曰王莽居攝以告病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

城糧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無 見神光照

不稱其仁棟案立當與之初當為應氏之始祖也 見神光照

社試探之乃得黃金集解惠棟曰孝子傳云姬見光以問卜人卜

記自是諸子宦學竝有才名至楊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慶

云江夏太守慶生鄭武

陵太守郭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勅車騎將軍孫劭弟琦司空孫琦
子瑒曹操辟為丞相掾集解惠棟曰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
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
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選接武彪固踵迹亦各一時之良也

霍諡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諡舅宋光於大

將軍梁商者曰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因極請時年十

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為平議

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弑君而不罪趙盾已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

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

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

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

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
而不討賊此非弑君也此仲尼所曰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
如何此赦事誅意也

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益

謂大小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眾竅毛髮之狀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鼻從目

橫眉在眼上

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

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譚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

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

集解惠棟曰袁子正書云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

故謂之冠族

徑路平易

謂依道常轍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曰望徵辟亦無瑕穢纖

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

冒死禍曰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

咽喉豈可為哉

史記蘇秦曰仇人之所以仇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

異也集解沈欽韓曰急就篇注烏喙形如烏之背也附子附大根而旁出者一歲為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

歲為天雄昔東海孝婦兒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

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

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鄰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

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

居也王者立宮象而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

夫曰罪刑明白尙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

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

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

福于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

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至子定國爲丞相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誦才志卽爲奏原光

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曰恩信

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

遷北海相入爲尙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已

下莫敢違悟謂與尙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集

周壽昌曰引見謝恩始見馮異傳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

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
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

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濮陽

潛爲主簿

濮陽姓也集解惠棟曰潛爲上黨太守見高士傳

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曰

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

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

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

集解通鑑胡注中主

爲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願輔佐者何如耳

帝曰何曰言之對曰尙書令陳蕃任事

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曰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

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上方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順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達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集解劉攽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案文拜五官中郎將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十一謝承書云廷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奚疑爰字之誤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東海請雨豐澤應謝雨與京師同日俱霽還拜五官中郎將奚疑爰字之誤

徵拜大鴻臚帝曰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

集解通鑑胡注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密曰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

爲上故天曰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則星辰順序意

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集解惠棟曰蔣杲云鄧

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爲韓擒也王補曰通鑑作鄧萬世又有龍潛本書鄧后陳蕃傳引並作鄧萬世故蔣直疑此爲脫世字

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

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

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

臣其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曰致大災

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

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

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

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

被戮嫣伏其事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臥起出入承巷以姦聞被誅

其善所已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

其德

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邪臣惑君

亂妾危主曰非所言則悅於耳曰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

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

逸人傳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曰賤為貴曰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譏諛之人納譽譽

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

災可除帝省其奏因曰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

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與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集解洪亮吉云案先賢行狀作孟平汝南先賢傳作孟玉駢叔駢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

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

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謝承書云徐淑戎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稍

首路還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

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曰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

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爲司隸校尉已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已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自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已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爲袁術所劫授璆已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

龔勝字君實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爲光祿大夫乞骸

骨王莽卽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爲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

皆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璆及還許上之

術宏曰素以前以金玉銀

爲方寸璆秦以來天子獨稱璆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璆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卽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璆后乃出以授地上靖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璆絨杜吳殺莽不知取璆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璆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璆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

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
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此不聽
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策解沈欽韓曰魏志袁紹嘗得一玉印
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注又引魏書云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紹之事在其討董卓時其云玉印不必定是傳國璽又術拘堅妻
奪之璽在堅歿後距討卓時已三年術在淮南何緣舉向曹操此
注合二袁兩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
事爲一大謬

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策解惠士

奇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

操曰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曰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璆資誦數取通而終之

曰警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

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

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集解何焯曰可字衍斯固辭之不可已也

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

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二應克聰亦表汝墳

鄭玄注周禮翟醕詐懿曰水涯曰墳

霍謂請員延能許帝璆亦悟后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終

後漢書四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八按補

楊終傳太守奇其才注決曹終上白記案白記不見他書漢世白記事有奏記周禮內史疏諸

侯凡事有書奏白于王內史讀示王亦謂白事也此白記當即據屬白事之所用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昭曰及閩本作又錢大

寄不毛之荒極乎注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

戶原譌北為土據爾雅釋地正官本注不誤觚官本注作狐

魯文公毀泉臺注公羊傳曰至勿居而已也案章懷引經傳鮮不刪節如此注者多矣

王會汾以為脫字非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注量時置宜也官本置

鑒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世錢大昭曰往閩本作世

坐徙北地注益都耆舊傳曰官本注都作部

呂病卒注賜錢二十萬官本注末有也字

李法傳後歸鄉里卒于家

侯康曰列女傳陳文矩妻即法之姊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

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

翟醮傳廣漢雒人也注故城在今雒縣南

已詳陳寵傳校補

捐玉堂之盛

官本捐作損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注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厯改憲

錢大昭曰升當作斗

見春秋保乾圖古斗字作斤與升相近而誤案續志律厯中篇論厯凡三引保乾圖識文皆作三百年斗厯改憲所謂斗厯者即古法冬至日在建星建星謂北斗也歲十二月以配天之間以二辰取斗杓所指為驗閏月無中氣則北斗邪指兩辰之間以定四時而成歲漢興迄章帝改用四分厯適當三百年已應斗厯改憲之議矣醮本謂漢更有四百年之難其數即起於三百年改憲之間宜豫修省以銷其禍則注引耆舊傳宜字並當在斗厯改憲下也

及杜真等上書訟之集解惠棟曰

至乃斷鬢以自絕

侯康曰御覽七百十七引

益都耆舊傳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

孝安皇帝始置五經博士集解先謙曰

至

五經官本正作一經

又

所據本亦作一經謹案錢大昭以南監本闕本校闕本不言有異字惠所據乃北宋本疑惟是本作一經玉海所引官本所據皆是本也然證以章懷注則仍以作五經者為合否則未遑庠序之事注既引用前書儒林傳序於序言孝文時頗登用諸博士具官待問及傳言韓嬰孝文時為博士何反忘之而疑文帝時並一經博士不當有乎蓋正以文帝時雖已置博士實未嘗徧及五經也

諸生橫卷

錢大昭曰闕本卷作巷橫古賢字亦學堂也

應奉傳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

地詳光武紀

集解惠棟曰至南山

四皓

柳從辰曰高士傳四皓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案楊雄解嘲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廉約己明達政事注為將作大將視事五年省費億萬

侯康曰每覓二

百三十六引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遷大匠除藻飾之無用割有損之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集解先謙曰東

觀記

至

繁茂長大

柳從辰曰東觀記順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

疊生彬武陵太守

侯康曰彬曾為汲令見風俗通

集解先謙曰官本彬並作彬

錢

昭曰彬闕

本皆作彬

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官本無十字

大將軍掾韓卓議錢大昭曰卓字子助陳留人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至允獲厥中
柳從辰曰漢儀晉書刑法志引作漢議又允執厥中此執作獲

晉志仍作執

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官本此下有事見前書四字注

博採古今瓊瑋之事官本事作士

斯文之俗官本俗作族

增闡聖聽柳從辰曰聖聽晉書刑法志引作聖德

識時俗嫌疑官本識作釋

至瑒七世通顯注疊生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郎中案上文文注均作彬

此注又均作柳與官本同疑彬古本通作

霍譔傳必有子公高門之福注少高大門閭官本注門閭作閭門是

爰延傳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官本無損者三友四字

徐璆傳字孟玉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字孟玉三字

官案

本注仇下當是一作字孟玉脫一作二字官本係就監本改刊其正文作孟本與先賢行狀之作孟平非異文乃譌文以古書本平輒互譌也洪氏歷舉孟平孟玉兩說知所見本正文亦必作孟本

廣陵海西人也

地詳先武紀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後漢書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其先

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當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充少孤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祖父汎以買販

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錢大昕曰論衡自紀鄉

篇六歲教書有匡人之志父未嘗答毋未嘗非不云少孤也

里稱孝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

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若至盛矜于

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

之罪人也棟案充鄉里稱孝此猶華耦稱其後到京師受業太學祖督之罪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許也

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已數諫爭不合去

沈欽韓曰論衡對作篇建初五年中州頗歎穎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廢五穀生起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盜賊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

終有理實曰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

牖牆壁各著刀筆集解先謙曰官本著作置是初學記二十四引謝承書云於宅錄作內門戶墻壁柱各置筆

硯簡廣見事而作類聚二十一三十五五十八御覽四百三十二四百八十四六百五十八同著論衡八十五篇

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

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朴子去邕丁寔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疏疏止

自形其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無識耳

免還家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

罷州家居沈欽韓曰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然則刺史之治中從事主職

事綱紀於中者其別駕從事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承

則別乘隨刺史考覈於外也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肅宗特詔公車徵

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惠棟曰論衡

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歷數持拜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恐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先謙曰性上奪養

字官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

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集解惠棟曰

非嫡子故曰孽張而符無外家集解惠棟曰禮妾子為君母之父母

是無服也蓋妾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

母為外祖父母且無服也故云無外家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曰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曰識當時失得不欲章顯

其名故號曰潜夫論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潜夫山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里許相傳王符隱此其指訐

時短討謫物情

許攻也謫責也

足曰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

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曰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或

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

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

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

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

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

故明主不敢曰私授忠臣不敢

曰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曰私已乎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況貪天功

以爲己力乎

曰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

之臣曰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集解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先謙曰官本注殷作

詩大雅曰文王

商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曰福祚流行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曰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曰爲功天

目為賊

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為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

里此為虐

息夫董賢主目為忠天目為盜

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

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

不及矣

易繫辭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集解劉

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蘇輿曰潛夫論貴忠篇作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鑒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

鑒所以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

自照也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

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

讎於道前人目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

集解蘇輿曰潛夫論政作世連

下讀此疑避唐諱改縱帳

責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

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

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小兒哺乳太多則

必掣縱而生癩藝文志有癰瘰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瘰引之瘰說文云癰小兒瘰癧病也富貴盛而致驕疾愛

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

都市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

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曰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

曰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已得者餌也曾子之文也貴戚願其

宅吉而制為令名集解惠棟曰漢圖宅術云宅有八術以六甲之

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

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

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

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藝文不錄載見

王充論衡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已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

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

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同集解

先謙曰注同誤官本作何是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曰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

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

游手爲巧謂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

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

今察洛陽資末

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

桑百人衣之曰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竝至則民安能無姦

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

者多則咎徵竝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

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修德則亂時安而不慎微

則危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恃是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

防萌已斷其邪故易美節已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竝節卦彖辭也

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

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幽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集解沈欽韓

曰七月箋以于貉取狐狸爲助女功食鬱至剝棗爲助男功大者男女正功農桑也小者男女佐功皮裘蔬果也注云索綯之類非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曰謀姦合任爲業謂相合爲任

俠也或曰游博持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集解

惠棟曰陳羣新律序云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邱侯張拾坐博揜髡爲城旦師古曰博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

財也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已

巧詐小兒集解沈欽韓曰泥車造車也陸機土庶挽歌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此皆無益也詩刺

不積其麻市也婆娑

詩陳風也婆娑舞貌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修中饋

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曰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

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憤作憤當是

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

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

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曰書祝

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

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

集解沈欽韓曰蓋采勝五色繒辟兵及續命縷之類

皆單費

百縑用功千倍

集解蘇輿曰千倍當從元書作十倍先謙曰單讀曰彈

破牢為偽曰易就難

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

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

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綈繒也

革舄章帶

集解

惠棟曰舊夫論足履革舄以章帶劄

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

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縐布也今錦繡綺紈葛子

升越箒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縐也前書曰齊俗作水紈子細稱也

布又有葛馬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蠶

絲作絲不可見風箒中黃獨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布則蠶

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

也集解沈欽韓曰吳都賦注升越越之細者廣東新語葛越南方

之布以葛為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御覽八百二十犀象珠玉

竹林七賢論曰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箒中布五十端虎魄璚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也

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屬實及大秦國吳錄曰璚瑁似龜

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集解先謙曰注謂上山

石二字當依正窮極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

文倒作石山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竝引

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騎奴侍童夾轂竝引

富者竟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

有命然後乃得衣縐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末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

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

數後世聖人易曰棺槨

易繫辭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易下多之字

桐木爲棺葛采爲

絨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

領款木之棺葛以絨之采猶蔓也絨束也集解惠棟曰絨占墨子作縗從系崩聲說文曰縗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

縗之沈欽韓曰墨子節葬篇南巴之中作南已之市呂覽安死篇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高注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已與巴相似而

誤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已後轉用楸梓槐栢純樗之屬各因

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

必欲江南櫟梓豫章之木

櫟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櫟櫟音而注反櫟似櫟櫟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

豫章卽樟木也集解沈欽韓曰類篇櫟或从栗木名一曰木栢又

尼主切木名可染又兒竟切木名栢棗字書則櫟櫟爲二木爾雅

翼混模棗與芝栢爲一故李注亦疑櫟櫟不可爲棺櫟疑棗字之

借爾雅棗與芝栢注楸屬也今人謂之苦楸先謙曰注注反官本反作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云是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

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

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

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

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

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及

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恻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

及

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

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

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

集解先謙曰官本梗作槨是

多埋

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鄒畢

之陵南城之冢

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鄆東南杜中無墳龍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

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

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曰爲褒君愛

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曰雕牆春

秋曰爲非君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欽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

華元樂舉厚葬文

公君子曰爲不臣

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屬炭益車馬始用

不臣是棄君於惡也

集解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

先謙曰

官本注僭作僭

平前書貢禹曰今天大夫僭諸侯諸侯

實貢篇曰國曰賢興曰詔衰君曰忠安曰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

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威宣叔曰

衛之於晉不得爲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爲大小衛雖侯爵猶爲小國

今曰大漢之廣土士民

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

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曰朋黨用

私乖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

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

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

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

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

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

和也如響集解惠棟曰左傳析父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

也且攻玉曰石洗金曰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濯

錦曰魚浣布曰灰夫物固有曰賤理貴曰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

取長曰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曰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

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集解蘇輿曰言有疵者出處默語集解先

勿彊舉為美潛夫論下有以壯虛聲四字可證謙曰官

本作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

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曰爲國者曰有民也民之所曰爲民者曰有穀

也穀之所曰豐植者曰有民功也功之所曰能建者曰日力也化

國之日舒曰長

集解惠棟曰唐諱治章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修篇亂生於治實貢篇上下之修治治金以鹽以

賤治貴以醜治好述救篇凡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或作化或作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長改爲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天化日之語豈非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曰短故其民

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

義和曰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

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

乃君明民靜

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

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

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

乃上閭下亂力不足也孔子

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又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

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

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曰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

時公車曰反支日不受章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

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曰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

申訴而令長曰神自畜

難見如神也集解劉攽曰令冤民仰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今

百姓廢農

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說文曰餽謂日

加申時也今為哺字也集解惠棟曰餽日加申則朝為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吏以餽時聽事申旦政也意氣謂請託也古人以竹簡相問遺修意氣謂之竿牘說見司馬彪莊子注周壽昌曰案既云餽即不得言朝疑作日字始合意氣猶言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

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曰

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

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詔意目行昧不撓故無恩於吏行昧

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曰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

於廷曰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
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曰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曰
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
曰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曰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
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曰日月集解
曰而猶乃也貧弱者無曰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先謙
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
小民所曰易侵苦而天下所曰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
曰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
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
三十萬人廢其業也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
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曰明之哉夫謹赦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尙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曰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

集解沈欽韓曰潛夫論述赦中有云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此所謂惡人高會而誇咤也案范史皆節錄非全文

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

惠姦軌者賊良民

爾雅曰稂童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

書曰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

康誥之言也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

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

注云脫赦也集解先謙曰此引詩用今文

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

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曰成大化非已

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

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

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

財奉曰詔諛之辭曰轉相驅

誕猶虛也

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

哉

謂第五倫也爲司空性廉直也集解惠棟曰顧其財與辭也論史記曰招權顧金錢又曰掉臂而不顧顧者商賈人之語也論

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曰解散之此未昭

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

定鄉人有旨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集解惠棟曰釋名云

書稱刺書以筆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於奏

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

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

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

刺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集解惠棟曰魚豢典

略云又以其刺刮牌

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集解惠棟曰服虔風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

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

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仲長統集解通鑑胡注仲姓也商左相仲虺周有仲山甫舜十六相有仲堪仲熊周入士有仲突仲忽字公理山

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

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集解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袁紹甥

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曰當

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曰爲

君深戒也幹雖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曰并州叛卒至

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曰是異統異其有

也鑒統性倨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

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曰爲凡遊帝王者欲曰立身揚名耳而名

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曰自娛欲卜居清曠曰樂其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

果園樹後舟車足曰代步涉之難使令足曰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曰娛之嘉

時吉日則烹羔豚曰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踟躕猶也濯清水追

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爲壇而僞

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而歸集解吳仁傑曰論語包氏注浴乎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案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

歌也說者以為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

諸家讀如本字誤又曰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

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

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統言詠歌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饋食於高堂之上與古文論語合也

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

又日至人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無已也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

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之熹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日少宮少商絃最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已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曰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蟻蟪化為

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

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集解惠棟曰殼音殼角音

角音

祿沈欽韓曰釋魚騰作騰無有鱗二字廣雅有角曰龍蜺龍無角曰蜺蜺龍注脫蚪字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摩

天赤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集解惠陳曰幄音屋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

適何爲局促天道雖夷見幾者寡集解惠陳曰寡音鼓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集

惠棟曰左傳叔向曰以樂怡憂杜注怡藏也孔穎達云言以叛散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音戶叛散

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集解官本考證

日西字監本作栖王會汾曰元氣爲舟微風爲柂音徒可反敖翔

太清縱意容冶集解惠棟曰冶音古尙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尙書郎

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

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尙書曰汝亦昌言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案董當作繆魏志

劉劭傳注繆襲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

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董仲舒賈誼劉

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集解蘇輿曰此論固然然

以此昌言於曹氏秉敘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

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

不知去就疑誤天下益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銜繼也夫或

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

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已奮其前志

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

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

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

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

足曰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曰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

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

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左傳洩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

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晏安溺志也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

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爲樂也信任

親愛者盡佞詔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

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

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集解蘇輿曰不仁猶癡頑謂於治亂漠不相關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

四體不仁亦或言麻木班超傳兩手不仁是也沈溺致愚疾邪存亡已之迭代政亂從此

周復集解先謙曰政亦治字避諱改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

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集解先謙曰一切猶權宜也一非能斟酌賢愚之分已開盛

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已遠甚豈不然邪漢興已來相與同爲編

戶齊民而曰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

千羣徒附萬計徒眾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集解先謙曰廢猶置也琦賂寶貨巨室不

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

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

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

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

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曰爲罪焉源發

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

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

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踟高天躋厚地猶恐

有鎮壓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毛萇注云踟曲也躋累足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壓作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

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

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

溫者將皆曰修潔爲諱惡設智巧曰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

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狠虎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

食生人暴虐不已已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集解官本考證

日之時也三字監本誤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

作則又甚從宋本改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已及今日名都

舉全數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

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南北一萬一千三百

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

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

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

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基時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

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集解洪亮吉日注孝平帝時道三十

四東西九千二百二里案前書地理志三十四作三十二九千二

百作九千三百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

脫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

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已往可及於

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
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
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
委之曰士民之命假之曰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
魚肉百姓已盈其欲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極字報蒸骨血已快其情上有篡叛
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集解先謙曰官本藉作籍通用字

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
已然其沴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尙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
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
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

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

集解先謙曰官本慧作惠不可授之曰柄假之曰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

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

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

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

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

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集解惠棟曰法

言云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

者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爲伍

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十室之邑百乘之家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

智之子被穿幃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

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

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

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

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已懲中罪安得不

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夫雞狗之攘竊

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集解惠棟曰四者皆髡為

人不坐死皆非值於死者也集解惠棟曰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

制中刑已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

刑輕之不足已懲惡則假臧貨已成罪託疾病已諱殺假增臧貨

託稱疾病令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

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已來

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是為忍於殺人也

集解劉攽曰案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

鳥獸之序謂蒸報也

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敎爾祥刑易曰陽

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

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

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爲君陰爲臣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眾者爲人下者也一伍

之長才足曰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曰君一國者也天下之

王才足曰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

也制國曰分人立政曰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

縣集解王補曰縣下通典有一界字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

人種穀者焉集解王補曰通典此下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

使誰能自任緣邊之地亦可因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

里明版籍曰相數閱審什伍曰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也集解

惠棟曰刷繚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限夫田曰斷并兼定五刑曰

救死亡

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

長曰興政理急農桑曰豐委積去末作曰一本業敦教學曰移情

性表德行曰勵風俗覈才藝曰敘官宜簡精悍曰習師田

周禮曰凡師田

斬牲以左右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

修武器曰存守戰嚴禁令曰防僭差信賞罰

曰驗懲勸糾游戲曰杜姦邪察苛刻曰絕煩暴審此十六者曰爲

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

集解先謙曰官本際作除是

但戶一丁

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尙不在焉丁壯

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

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

者萬人也曰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曰才智用者謂之士士

貴耆老充此制曰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

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土有不用未有少土之世也夫如此而後

可曰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

拱執也押檻也押音下甲反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曰無

為事之曰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

慕聖人未可師也慕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并田之法今不用君

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曰

之化或曰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

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

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曰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

賦斂曰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曰為奢

由其道而取之民不曰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廩曰稟貸不亦仁乎

衣食有餘損靡麗曰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

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

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曰廉

舉而曰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夫選用曰取善士集解先謙曰官

本曰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曰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

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

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

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

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

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

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短集解沈欽韓曰坐詩傳騫虧也

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

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羣羣與殍同音皮表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通二十稅一名之曰貊

況三十稅一乎孟子載曰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

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曰豐軍用緣於

秦征諸侯續曰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

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祿班未定集解劉攽曰案可

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

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集解惠棟曰崔實政論云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

悉不墾發其說與統同也雖然猶當限曰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

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

集解沈欽韓曰案統此篇曰不專任大臣故有外戚宦官之禍於模擬成迹則然矣獨不思曹操已為丞相天子擁虛器若玄默之尸尚欲專任一

相是猶厝薪揚湯謂之昌言可乎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

下

爾雅曰冢大也貳猶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刑典以糾萬姓三曰禮

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猶作謂

春秋之時

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

相而貳之曰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

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

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

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

愠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臺閣謂尚書也集解惠棟曰唐六典云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

常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吏職

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王鳴盛曰案李注甚確

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猶言宮掖中祕云爾蔡邕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

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
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
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於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
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死免者至多不可枚舉至魏黃初二
年方詔天地告勿劾三公統論切中其弊又黃瓊傳云遷尚書僕
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
香遷尚書令上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尚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
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
臺閣者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
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又三國魏志王肅傳向書侍郎開達故事其
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
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官使官必有職職
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勤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
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出內帝命而已夏公
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猶今尚書也出內帝命而已夏公
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竝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者也周官則備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
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宜帝
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
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肅立言雖若爲
欲汰冗員其實則專爲防塞閑蓋尚書之官漢以宦者士人迭爲
之公卿之權分於近侍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

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又
曰尚書固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
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王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前將軍領
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領
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矣尚
書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公卿表篇
首敘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尚書及中書謁者皆爲屬官其品
秩皆不高而表中竝無尚書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
其要則在尚書故恭顯使鄭朋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
要之士人之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萬斯同補
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書密初中改祕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
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黃初中改祕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
孫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
相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祕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
蘭臺白以臺也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
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
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唯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唯
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
目因論臺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
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

怒四夷

撓音火高反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

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

反弓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

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

之常人耳惡足弓居斯位邪

檢押猶規矩也集解通鑑胡注楊子云蠢迪檢押注云檢押猶隱括也毛

晃曰檢押就檢束也

輔也俗作檢押非執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

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

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

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

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

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

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得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

爵邑故誼以此讓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自此已來遂曰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

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

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

光武奪三公之重

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曰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

言光武奪

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爲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

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

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

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

謂萬人

姓困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已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

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筦國家之柄及其伏誅
曰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
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

詭邪

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尙矣

尙猶遠也

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

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

謙不敢正

言

曰爲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

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

子曰夫聖人轉居而穀飲言鵠鳥無常居穀飲不假物並消朴時也肇始也

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

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則應俗適事難曰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

分則一豪曰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

釐失之

何曰言之若夫立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千里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

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孔子

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用明居晦回次於曩時興戈陳俎

參差於上世齊一也次音穴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

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

注用偽孔傳說鄭注絺讀為黼黻絺也司服注希讀為絺或作黼

字之誤也江聲云古字假借以絺為黼其作希者乃絺字之誤買

公彥誤意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

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

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

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

矯用則枉直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

能折故葛屨履霜傲由崇儉詩衛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

衷也故葛屨履霜傲由崇儉詩衛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

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

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日蟬刺奢也詩曰蟬蛸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蟬蛸渠略也

朝生夕死猶有用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君臣皆小人也徒

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賒疎禁厚下尾大陵弱防制太

奢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君作羣是疎禁厚下尾大陵弱防制太

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斂威峻罰已苛

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斂威峻罰已苛

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斯曹魏之刺所已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

已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已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

書鐫鼎事有可祥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鐫刑書於鼎以為國

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注云鐫刑書於鼎以為國

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

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

弛張之弘致可已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鄆

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

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貴清靜者已席上為腐議東名實者已柱下為誕辭清靜

方偏見也

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隋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集解先謙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曰官本情作隨是

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已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謂之

音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集解蘇不限局已疑遠與日局

近也釋名曲局也相近局也文選魏文帝與吳不拘玄已妨素則質書塗路雖局官守有限李注引爾雅局近也

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

失群觀時蠱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

先謙曰官本詳作詳古字通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終

卷

後漢書四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九按補

王充傳仕郡為功曹

侯康曰論衡自紀篇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

事行

著論衡八十五篇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嚴

疏止自形其無識耳

謹案論衡一書自劉知幾以下代有繩其失者近儒錢大昕舉其尤紕繆者至謂國

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實啟後世是今非古之端今觀其書凡此類詭異之論並無理實可求且與他篇之說亦自相背盤中郎之藉資談助豈以生丁亂世失身權門權辭解圍本有不可告人者耶

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先謙曰性上奪養字官本有

錢大昭曰性書閩本作養

性書

王符傳安定臨涇人也

臨涇故城在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錢大昭曰今見存三十五篇序錄一篇

父母有常失至傷於寵柳從辰曰今潛夫論寵下有父母常失在

臣

衙刀都市注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譖官本著集解沈欽韓曰趙策

柳從辰曰事見秦策五趙字誤

以巧詐小兒官本無

車駢數里注駢衣車駢薄丁反官本注上駢作駢下駢作駢案此

飾車駢馬注駢併也謂二馬也前書平紀元始三年又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駢併馬服度曰駢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車駢數里本指車馬言注乃誤駢為駢遂至音義皆誤注既與文岐故注字各本莫衷一是耳當改云駢二馬也

漢婚禮得乘駢車駕二馬駢部田反

文帝葬芷陽注芷陽縣名官本注無明帝葬洛南錢大昭曰南

春秋曰為非君官本非作不是錢大華元樂舉錢大昭曰舉

乖寶趨華官本乖作背錢大

昭曰乖閩本作背

穀之所曰豐植者官本植作苑是

既富又教之官本又作乃

非朝舖不得通集解周壽昌曰案既云舖即不得言朝疑作日字

案朝舖皆食時故求通者苦之非有誤

仲長統傳垂露成幃注在旁曰幃官本文作幃注乃作幃誤也

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錢大昭曰魏志劉劭傳注作一十四篇柳從辰曰今裴注引作二十四篇隋經籍志

仲長子昌言十二篇案與三國時少十二篇

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錢大昭曰閩本苟下有能字

秦政乘并兼之勢注政始皇名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名都空而不居集解洪亮吉曰注孝平帝時至九千二百作九千

三百官本注亦作九千三百

拱押天人矣注拱執也押檻也官本注檻作檻从手案古無从手之押字前書息夫躬傳押讀為押

本即押之譌文此訓押為權則又
押之譌文也監即學字官本注誤

開倉廩曰稟貨官本廩作庫

朱輪四馬官本四作驪

校計竊短官本短作矩非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注貊道也官本注無道字

開引自裁之端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得作執裁下之作上又獄中作卒

均依前書賈誼傳文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案今孟子無此文柳從辰曰章

懷注凡四見王符仲長統傳論張皓傳贊作矯枉過正朱祐等傳論作矯枉者過其正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稱見孟子海
南周廣業據為孟子逸文

楚楚衣服注毛萇注云官本注云作日

刑書鐫鼎事有可祥官本祥作詳